

没有表的那些日子

□韩占江

龙街曾流传这样一则笑话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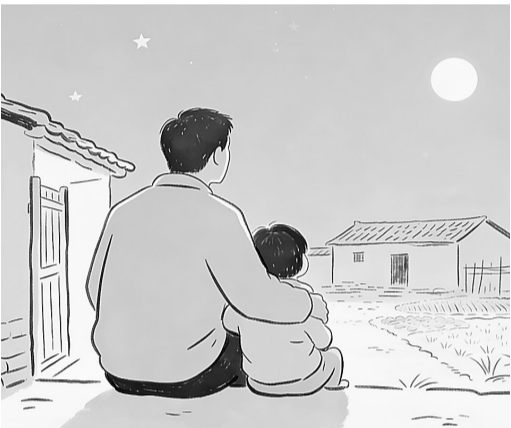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户人家,除夕晚上包了两篋饺子,都用草纸盖好,放在无人居住的闲屋,打算第二天早晨起五更吃。

这家只有父子二人,父亲上了年纪,儿子稍微痴呆。除夕熬夜父子俩都没什么话,就盘腿坐在炕上等天明。等来等去,儿子肚里咕咕叫,便对父亲说:“快明了。”

父亲当即吩咐儿子:“去点火,煮一篋帘。”

儿子听了一骨碌下炕,到灶间点火、烧水。不多时,饺子熟了捞进瓦盆。两人也不用碗,就着瓦盆一顿造,眨眼间饺子进肚,外面依旧黑得纯粹,两人只好上炕,继续熬着。

恍惚间,似有鸡叫传来,儿子赶紧提醒:“真明了。”



父亲快要入梦,闻之含糊应道:“再吃一回。”

儿子翻身又去烧火。不一会儿,饺子端上来,两人大快朵颐。他们熬了半宿,又吃个肚儿圆,困意上涌,也不管拜年不拜年了倒头就睡。直等远近的鞭炮爆豆般响起才懵懂醒来。看看窗外,晨曦初露。

父亲大声吆喝:“点火,点火,吃饱了好去拜年!”

儿子迷瞪瞪下炕,工夫不大又返来,愣愣地看着父亲:“饺子吃完了。”

起初讲这个笑话还有人信,后来就没人信了,大家怀疑一件事:难道他家没表吗?

几十年前,我们那里的农村真没表,哪一家都没有,然而也很少听说某个人因为没表而误事。比如几个人相约第二天早起出发去哪里,那么到了约定时刻一定会在村口聚齐,甚至孩子们去其他村子上学也都能早早起床,摸黑洗漱后出发。走几里路天依旧黑着也不用害怕,因为总会赶上其他同学,或被其他同学赶上。

如何确定时间呢?自然是听鸡叫。人们熟知鸡叫头遍、二遍、三遍的时刻,可是深夜里怎么办?深夜里公鸡也要睡觉啊!就只好看星星。在我上学的时候,真有半夜忽然醒来以为天要亮了,赶紧手忙脚乱地穿衣起床。爹被惊醒,睁开眼睛看看外面,星河灿烂,清辉无边。爹就拦住我:“不用急,三星母正晌午,离天明还早呢!”

看星星的本事我未得精髓,始终不清楚“三星母”是哪几颗星星。等我再大些又近视了,眼睛已看不到星星,最关键的是家里有了表。

乡下人常常忽略了时刻。春夏时节,他们在曙光未现时下地,扛着锄头,提着瓦罐,干到日挂中天才

寻一处树荫,打开瓦罐,就着绿豆汤啃干粮,然后继续劳作。直干到夕阳西下、夜幕低垂,实在分不清草和苗了才顶着星星走回炊烟。若是有月亮的日子就要多干一会儿,这么好的天光,急着回家做什么呢?

我上中学的时候,几乎每个秋收都有那么几天,太阳落下去,月亮升起来,一家人在玉米的丛林中哗哗游动。大家一次次扬手,将掰下的玉米扔到田埂上,马上搅动起一团银色的涟漪。整个田野白茫茫一片,月色如海,微风如潮,翻涌起阵阵虫鸣。在这样的時候,大家便高声说话,大声笑闹,仿佛能在这样美妙的时光得以进行一场劳动真是一种享受。

也许在正午的时候,在炽烈的阳光下,农人有过片刻的抱怨,可是一旦凉爽下来就忘记了疲劳。太阳落山时,正埋头劳作的老农准会叹息一声:“唉!天又黑了。”同时打量一番田间的活计。活计还在那里,一辈子也干不完,就想:要是永远也不天黑多好啊!在乡下,田地肥沃也好,贫瘠也罢,最可珍惜的总是时间。所以,在平原的村子里,就有几个人是外号叫“恨天短”的,这是真正的劳动者。

可是天终究要黑,于是,在坚持了又坚持,眼睛实在不能视物时,农人只好回家。这时候都不争第一,反要争一个倒数了,往往哪一家的农人最后回家,便落下一个勤劳的名声。这倒数可不好争,因为在人们已经吃晚饭的时候村街上还能听到马车经过的声音,临睡时胡同里还有独轮车与板车的问候,甚至实在忍不住都要入梦了,远远地依旧传来几声犬吠,那必定是被晚归的人惊动。

等人们睡熟之后也许还会有犬吠,也许没有,那已经不重要,因为天又要亮了。

初冬的风

□窦建强

初冬的风携带着清冷拉开了季节的帷幕,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与自然的轮回。

呼呼的风敲击着窗棂,我起身朝外望去,只见原本翠绿的树叶如同一只只疲倦的蝴蝶,在空中打着旋,最后缓缓飘落,为大地铺上了一层柔软的地毯。

我走出屋门,感受着初冬的风。它不似春风那般温柔,不似夏风那般炽热,亦不似秋风那般清爽,它有着独特的韵致。丝丝凉风掠过,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,但它又不如寒冬朔风那般刺骨,只是恰到好处地提醒着人们:冬天已至。

我沿路慢行,风掠过树梢,枝丫摇曳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低语,脚边坠落的树叶卷成小小的漩涡,在风中打着转,时而聚拢,时而散开,像一群顽皮的精灵在追逐嬉戏。此时,我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孟郊《苦寒吟》中的诗句——“天寒色青苍,北风叫枯桑。”思绪也随之飘回儿时。

也是这样一个初冬时节,天色尚未破晓,父亲便早早将我们唤起,叫我和哥哥一同前往野外路边搂树叶,运回家中烧炕取暖,以备严冬。父亲扛着两把大竹耙,我和哥哥拉着载有麻袋的小木车,踩着满地白霜出发。天色青灰,远处的村庄犹在梦中沉睡,唯有寒风在光秃秃的枝丫间穿过,发出低沉的呜咽。

我们来到村外那条长长的林荫道上,路旁高大的杨树早已落尽繁华,只余遒劲的枝干直刺苍穹。厚厚的落叶铺满了路面和两侧沟渠,踩上去沙沙作响。父亲将肩上的竹耙分别递给我和哥哥,自己则

弯下腰,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直接拢起一大捧枯叶塞进麻袋。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,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。竹耙的木柄冰凉,齿尖刮过地面发出“嚓啦嚓啦”的声响,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脆。

我学着哥哥的模样,用力将耙子向后拖拽,将金黄的、褐色的叶子聚集成堆,落叶间夹带着夜露的微凉和阳光未曾驱散的潮气。哥哥动作麻利,很快堆起一座小丘般的叶子堆,他一边用脚把落叶踩实,一边催促我:“快些,这边厚!”风卷起细碎的叶屑,钻进我们的脖颈,凉丝丝的,带着一股干燥清冽的草木芬芳,那是冬天独有的气息。

麻袋渐渐鼓胀,如同贪吃的怪兽。装满一袋,父亲便用粗犷的麻绳扎紧袋口。那紧密的绳结勒进鼓鼓囊囊的麻袋,也深深勒进了时光的肌理。我和哥哥放下手中的竹耙,一趟趟往返于树林与路边的小木车之间,汗水浸湿了单薄的衣衫,又被寒风吹干。我们的脸颊冻得通红,手指也微微僵硬,但望着车上装满落叶的麻袋越叠越高,心底莫名腾起一股沉甸甸的踏实感。

父亲偶尔直起腰,望一眼灰蒙蒙的天际,呼出一口长长的白气,说:“这叶子烧炕顶好,烟少,还耐烧。”他的声音被风吹散,却清晰地落在我的心里。彼时懵懂,不识时光荏苒和生活的艰辛,只觉这清冽的早晨、这沉甸甸的麻袋,连同父亲呼出的白气,便是冬天最真切温度,是抵御漫长酷寒的朴素而温暖的序章。

如今,老家农村冬日取暖已用上了天然气、空气能、空调等现代化设施,再不必顶着寒风摸着黑

去搂树叶了,那些初冬忙碌的往事都成了记忆深处泛黄的底片。

我停下脚步,弯腰拾起脚边一片打着旋落下的枯叶。叶子蜷曲着,叶脉清晰如刻,带着风干的微凉。远处,清洁工正驾驶着扫地车将路旁落叶吸入车内,动作麻利高效。整齐划一的绿化带替代了曾经落满厚厚树叶的林荫沟渠。

风依旧在吹,带走了树叶,也带走了那个需要亲手收集温暖才能过冬的岁月。记忆里的温度如同燃烧树叶时发出的毕毕剥剥声,低沉而温暖,又似父亲弯腰时脊背弯成的那道弧线,质朴而厚重。这温度已随时代的变迁渐渐融化在生活的长河里,在我们心间泛起细微而深远的涟漪。



(本版图片由AI生成)